

長白坡東氏豐

捐廉修輯

靈州志

嘉慶戊午季冬

余少讀史傳即知靈州有傅氏云寤寐思存庶見名賢之後裔厥後遊歷是邦勤加詢訪而竟不可得間有傅姓一二族又復譜系不存音徽莫嗣蓋世祀之中衰久矣余竊悲前喆之風流歇絕久而不振也而尤懼其懿行卓德歷世而愈湮也因取漢晉以來至於

國初諸前輩即其言行卓卓者著於編而以科貢附之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生之士可以聞

風而起矣

漢傅燮字南容黃巾賊亂燮上書陳致亂之由請速行讒佞之誅言甚剴切語在本傳中常侍趙忠惡之會燮功當封忠譖之帝猶識燮言不加罪尋任為議郎每公卿有缺衆議必歸之帝使忠論討黃巾功忠使弟延致殷勤於燮曰公當少答我常侍萬戶侯可得也燮正色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

出為漢陽太守韓遂擁兵十餘萬圍漢陽城中兵少食盡爨子幹年十三言於爨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爨慨然曰汝知吾必死耶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食人之祿又欲免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此才智勉之勉之遂揮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

魏傅嘏字蘭石弱冠知名有精識遠鑑達治理司空

陳羣辟為掾劉邵作考課法嘏建議駁之時躡其論後為河南尹治以德教為本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遷尚書衆方議伐吳獻策各不同嘏謂惟進軍大佃坐食積穀乘釁討襲無遠勞費振長策以御之斯為全勝計時不從軍竟為吳所敗司馬景王平母丘儉文欽嘏有謀焉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遂以輔政後以功封楊鄉侯卒年四十七謚曰元侯

晉傅祗字子莊嘏之子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練

稱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侍郎賜爵閔內侯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晉封爵祇作書止之駿不從駿誅祇為侍中多所推正趙王倫輔政以為中書監祇以疾辭倫遣御史輿祇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謂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為人物所倚信如此懷帝即位加右僕射中書監及洛陽陷衆共建行營推祇為監主赴告方伯徵義兵祇自屯盟津以暴疾薨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書勅勵其二子宣暢詞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宣暢亦並有

令名

梁祚字某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辟秘書中散稍遷秘書令為李訢所排出為統萬鎮司馬徵為散令乃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卒

傅元字休奔爨之孫性剛勁亮直州舉秀才除郎中武帝即位初置諫官以元為之尋遷侍中轉司隸校尉每奏劾無所容貸貴游震懾臺閣生風封

清泉侯謚曰剛

傅咸字長虞元之子剛簡有大節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御史中丞兼司隸校尉顧榮稱其勁直忠果劾案驚人孫瑗亦以學業知名官至安定太守

北南朝傅亮字季友善文詞宋國初尚書令武帝有受

禪意亮悟旨請暫還都許之亮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帝即徵入輔政俄代晉亮後領護軍將軍與謝晦共廢少帝

靈州誌蹟

卷三

四

迎立文帝元嘉三年被誅

傅廸亮之兄也仕宋官至尚書亮方貴廸每深誠焉而不從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因直宿禁中見夜蛾赴火作感物賦以寄意

傅昭字茂遠咸七世孫也年十一隨外祖於朱雀船賣歷日為雍州刺史袁顗客顗常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後丹陽尹袁粲辟為主簿深加禮敬每至昭戶

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為總明學士梁天監中累遷左民尚書出為信武將軍安成內史歷太常卿臨海太守又領秘書監本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昭蒞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衰極博古今世稱為學府大通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子

傅映字徽遠昭之弟三歲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厲

行非禮不動褚彥回欲仕令映以昭未解褐須昭仕

乃官累遷光祿卿大中大夫卒年八十三

傅琰字季珪美姿儀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謂之傅聖

傅翮琰之子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荅曰無他唯清與勤而已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欲無治得乎

傅岐字景平翮之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侯景之

難以勞封南豐縣侯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
卒

傅縡字宜事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至十餘萬言為
文典麗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甚為後
主所重然性強頗負才使氣凌侮人物朝士多銜
之後為貴倖搆下獄後主使謂曰我欲赦卿卿熊
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
怒死獄中

傅宏之字仲度泥陽人傅氏舊屬靈州漢末郡境

為虜所侵士大寄寓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靈州

廢不立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

靈州而傅氏還屬靈州宏少儻有大志歷官建

威將軍順陽太守從宋武帝入閩宏之善騎乘嘗

於姚泓馳道內緩服戲馬往返二十里中甚有姿

制羗胡聚觀數千人並驚歎遷寧朔將軍畧陽太

守佐義真畱長安後義真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

攝宏之軍敗不屈死

傅隆字伯祚咸之玄孫少孤貧有學行不好交遊

年四十始為建威將軍元嘉初遷御史中丞當官而行甚得司直之體出為義興太守有能名尋轉太常致仕隆手不釋卷博學多通尤精三禮當世宗之

唐韓游環始為郭子儀裨將從討安祿山功第一朱泚之亂游環扈衛在奉天李懷光叛約游環為變游環發其謀帝詔嘉之後平賊功與渾瑊齊史敬奉有才武走逐奔馬矛矢在手前無強敵破吐蕃解鹽州圍益封五千戶語在宦蹟

何進滔少客魏事田宏正宏正攻王承宗承宗引精騎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承宗從討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史憲誠死軍中傳語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當聽吾令衆唯唯執殺前使及監軍者斬九十餘人釋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吊詔拜留後俄進授節度使居魏十餘年吏民悉安之

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步將百人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

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說武俊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深趙觀察使會武俊拒命遣將攻趙州日知破之上俘京師徙奉誠軍節度使又徙晉絳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會稽郡王卒贈太子太師子志睦亦以功封會稽公

宋周美字之純以才武稱真宗幸澶淵常令宿衛累遷秩副都總管在邊十餘載所向有功諸將服之周永清字肅之世家靈州州陷於夏祖美拔歸京師永清以廕從仕宰相龐籍薦其忠勇加閣門祇

侯押時服賜夏國夏人受賜不跪詰之恐而跪歷渭川鈴轄渭兵勁而陣伍不講永清訓以李靖法帥蔡挺上其圖以令諸軍知順德軍夏衆入寇擒其酋呂效忠募勇士夜襲夏帳斬三百級俘數千人獲駝馬甲噐萬計威名甚著擢涇原路鈴轄知涇州

幹道冲字聖宗其先仕偽夏主世掌國史道冲通五經為番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三十卷又作周易十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後官至

其國之中書宰相

明周鏞字蒲溪以歲貢任平定州訓導陞靈州所教諭讀書窮理兩任司鐸恒以道德與諸生相長都給事中俞鸞出其門

孟養龍崇禎元年恩貢工詩文尚氣節闖賊遣兵攻城養龍糾衆捍禦州境卒全寧夏道黎士宏撰墓誌詳載其事著有吹萬吟

國朝孟之珪康熙甲戌進士天姿穎異品行端方文章字學兼有名於時立條教闡明理學至今靈武學

靈州誌蹟

卷三

九

士皆宗仰之

謝王寵字賓于幼孤貧好學冬月藉草讀書康熙壬午中鄉試丙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尋告假回籍雍正元年

特旨召見問所讀何書寵以性理對

命講太極圖說

上大喜擢補山西雁平道訪求利病善政累累戊申春轉光祿寺少卿四月陞翰林院侍讀學士五月署國子監祭酒時太學藏書散失寵疏請秘閣發書

四十五部復自捐俸購經分給諸生誦讀已進順天府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一歲中凡五遷辛亥七月調宗人府府丞尋以疾告休卒年七十三所著有反經錄

李愬號誠菴雍正丁未進士累官監察御史糾彈無隱後以事罷歸寓居寧朔縣馬寨堡教授生徒以脩脯自給從遊者甚衆常以生平所身體力行者書存誠行恕敦孝弟戒淫行謹言語慎威儀嚴交遊立志節八則於學堂學者欽仰之

許體元字御萬賦質純朴沉潛理學尤精於易乾隆十一年舉優貢生任安定縣司訓值安定荒體元奉憲檄出賑遠近不遺貧民被澤甚夥尋告休著有春秋傳叙易經彙解卒年七十七王寅字賓陽拔貢生性質和易端方所學有源本事親能以志養工詩古文教授於家遊其門者多以文學著稱子可久壬申科舉人孫晟庚子會試進士翰林院庶吉士

進士

俞鸞 嘉靖兵科給事中 孟之珪 國朝康熙甲戌

謝王寵 丙戌翰林院庶吉士 李愔 乙未主事

謝升 雍正南府事 梁棟 乾隆化縣知事

李秘 乾隆州府事 高遴 乾隆黃岡縣事

陸允鎮 乾隆江都糧道 王晟 乾隆庶吉士

舉人

李泰 成化濱州事 趙璽 宏治辛酉 俞鸞 見進士

陳有增 天啟丁卯 鄭感民 丁卯 孟之珪 見進士

靈州誌蹟

卷三

李愔 見進士 高宣 康熙甲午 李宗儒 丁酉

陳訥 庚子平縣事 周昌祚 雍正知沔縣事 王加民 己酉渭南縣教諭

謝升 見進士 梁棟 見進士 李秘 見進士

李紹 乾隆戊午 白貽遠 辛酉雲縣事 陸允鎮 見進士

王可久 壬申 朱濬 丁卯定府事 朱湘 庚午東縣事

陸允銑 庚午水縣事 李中翰 壬申鳳縣事 陸允鈞 癸酉沂水縣事

姚信璧 癸酉水利通判 趙瓚 丙子邊縣事 辛融 丙子府教授

常養蒙 己元縣事 王建元 己濬縣事 林慎修 乙酉

王賜節 甲午習邠州教諭 王晟 見進士 趙標 己亥

莊慶餘卯癸

梁聯第卯癸

梁聯箕午丙

陸溥申戊

祁颺廷寅甲

賀緯午戊

王敦厚子壬

科分無考

宋久元

季秋橘富平教諭

張樹栢

貢生

正德詹寶庚辰

趙泰巳辛

嘉靖蔣

泰午壬

趙文良申甲

金章丙戌博華陽縣

元經庚寅

何英壬辰

聞薰巳癸

彭廷玉甲午洪縣主簿

趙佐申丙

山景臯戌戊

張臻己亥歷經

王鎡子庚

靈州誌蹟 卷三

十二

王堂寅壬

陳榮辰甲

李瑞申戌

周鏞申戌

元繡庚戌

江東丙辰

汪待龍

王邦午戌

王震

安思明申庚

顧良臣

趙世輔戌壬

蘇臣

棟甲子臨汾縣博李儒蒲州博

費希仲寅丙

郭勛宣城丞隆慶呂韶戊辰博遠鎮

王維垣

馬椿己巳貢同知霍州姚

佐絳縣博

王朝覲庚午

張梅庚午博州錫沈一經壬申

魏汝舟

萬曆趙璵癸酉

徐宰思貢

趙世屏甲戌

王第

何鎮子丙

宣大治

陳玳

周士觀

孟

召庚辰州選貢

陳邦政知縣遼東

季學程壬午博泰

李朝鸞

孫桂甲申沁水縣教諭

賈貞丙戌

袁賓

郭澳戊子梁山縣事

武統莊浪訓導

陳升忻州判

呂敏選貢同知蘄州事

戴任知縣永州

柳本正丁酉張守謙戊戌

邵保安庚子潞安教授劉應爵思貢

文從謙甲辰上蔡訓導

周志誠丙午

羅森戊申

孫禎庚戌

趙玠甲寅

乾隆

撤成鈞己未

王寅庚申拔貢

孫文售辛酉

李鯨壬戌

靈州誌蹟 卷三

許體元甲子優貢

毛文郁

陳廷獻乙丑馮並勵丙寅

黃恒丁卯

祁兆文常

著戊辰王建

邵鏞辛未

顧大夏壬申

侯銘癸酉

郁承業

祝天佑丙子

徐振綸費作梅丁丑

陳闔己卯

季忻辛巳思貢

趙體選壬午思貢

呂大南癸未

蔡坤乙酉

劉建業馮鴻圖丙戌

梁渤戊子

聶折桂己丑

劉維本庚寅蒲城縣博李猷捷辛卯

施璧壬辰

李兆基甲午

李護乙未

王晟拔貢

王鳳飛丁酉拔貢

祁絢

施維翰戊戌

萬植

毛振辰

張

鉅

王冲

劉興海

潘文煊

閆

靖
己酉

李裕

李仲庚

李繡

湯佐學

丁巳

梁聯輝

陸

淇
拔貢

年分無考

李際隆

副榜

季秋槐

副榜

戴廷講

拔貢

季春光

拔貢

孟之珪

副榜

陳

常

副榜

胡璞玉

拔貢

季滋梁

拔貢

靈州誌蹟

卷三

十四

孟養貞

恩貢

李子發

恩貢

喻

文

何

秀

趙公盡

龍現光

趙

誠

段九成

張芬

陸士謨

辛永祿

莊士儒

武進士

史

經

正德戊辰歷州叅將

保周

庚辰靈州叅將

郭

震

嘉靖戊戌南官北提督陝西總兵中左二府僉事

盧杜瑾

國朝康熙癸巳侍衛西寧總兵

王

綏

雍正庚戌提督江南通督

乾隆

張

鉅

丁巳侍衛擊

梁聯科

辛未侍衛歷官叅將

尹虎臣

壬申

吳登魁丑己

李飛雲壬辰
侍衛

科分無考

朱世植探花二等
侍衛

辛永偉四川二等
侍衛

馬召南探花副寧
鎮摠兵

朱濂都司

武舉

郭震見進士

何廷桂順治壬子

靳兆珠順治壬子

梁從直雍正甲辰

張樹棠浙江遊擊

雷育直隸都司

買成璋

丁琦

楊樹檜丙午

買成璟李發元 孟鏞 雷充 朱洙己酉

靈州誌蹟 卷三

十五

王綏見進士

朱泗己酉

雷子鉤 張懋德

陳五教壬子

馬雲 張鉅 王字

施瑰 王可立乙卯 唐際盛 馬洗瑞

桂瑄 江玉瑞戊午 譚秉哲辛酉 郁振基甲子

朱績焜守備 丁洪仁 尹大本 尹虎臣見進士

陳錡丁卯 李廷售 季騰蛟庚午 馬負圖

梁聯科見進士 馬攀龍 馬建适 馬伯麒

趙雋 俞玠癸酉 買偉 戴如玉丙子

馬廷傑 尹俊 蘓珩 謝光國

張可成乙 張濬英 李維華 王訓庚辰

許嘉謨 朱震壬午 馬大昇 楊士雄

李榮武 蘓繩武 辛養性乙酉 朱理

王廷琳 王文魁戊子 王賜勛 陸允鎬庚寅

馬國璽 李玉堂辛卯 李飛雲見進士 李步堂甲午

徐大本丁酉 吳毓龍 吳廷杰己亥 吳倬

王又賓 朱果 朱集才 劉藻 朱焯

科分無考

盧茂英 郁起蛟 郁起雋 周陝右 馬蛟

靈州誌蹟 卷三 十六

韓濟 盧仲麟 文生儒 岳鍾靈 龐鏡

朱士樸 萬孔府 陸士雲 趙體仁 雷寵

楊體程 朱士植 辛永偉 季烜 朱濂

馬召南 文星偉

人稟五常之性以生生者性之不死者也原夫赴鼎鑊蹈白刃義重生輕捐軀殉節豈匹夫之為諒與抑成仁之素志也至於聚薪流慟銜索興嗟灑風樹以隕心頰寒泉而洙泣至性之感通神明焉若夫幽蘭弱質苦栢貞心早歲逢艱暮年勵節毀妝誓志聲悲寡女之絲飲泣撫孤淚染婺婦之績斯皆抱不死之心無虛生之愧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者矣俎豆馨香永世勿替有以也夫

宋裴濟知靈州興屯田之利謀輯八鎮趙保吉圍靈州餉絕援兵不至城陷濟死之

明許永都指揮守備靈州天順間追寇至河套鹿泉永乃據險掣全軍回力戰射死虜酋數人又斃酋子三人力竭自刎敵憤甚劊其肉煮其骨以灌駝趙璽指揮宏治六年與賊戰靈武口廟山墩下力盡遇害

成賢指揮膽勇出衆嘉靖十三年套騎四萬餘入
寇賢從搃兵王效為前鋒率八百騎迎於秦埧力
戰移日賢獨當一面虜被傷者甚衆因併力攻之
遂死事聞蔭子梁為都指揮同時指揮呂仲良劉
勲王濬與賢俱沒於陣

史開先勲之子靈州叅將長於將畧崇禎七年套
虜數萬犯邊開先馳報寧夏巡撫搃兵遂收集城
外居民生畜入城深溝高壘以待固靖甘涼之兵
賀虎臣自寧赴靈欲引兵拒戰開先切諫不聽歸

謂其長子曰我家世受國恩豈敢畏死此役也我
必不復生還矣遂引兵先驅賀亦出遇賊於大沙
井灘賊圍賀四面不能援勲僕史進才以急告開
先策馬冲入重圍殺數百人外無援圍益逼遂遇
害進才殉焉賀亦死時官軍死者七千餘人枕尸
遍野不可別識公少為馬撞落二齒以銀鑲之家
人以此為識僅得首以歸葬追贈右都督謚忠烈
李世松州人性忠直善左右射耕於晏湖墩側插
漢入世松率衆拒賊衆寡不敵人悉奔松獨守敦

上射賊輒斃賊恨甚攻圍益力凡兩日夜松左右
大指皆裂見骨被創死

江孔學州人居胡家堡插酋之變賊圍堡孔學登
垣罵賊堡陷孔學自刎一家俱罹難

蔡應昌武興所千戶任花馬池千總明末羅凸土
寇搶掠應昌勦賊血戰死

包永成庠生弟永明亦庠生明末賊破惠安堡兄
弟不屈俱被害

侯知道程俱羅唐時人居親喪穿壙作墳皆身其

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却之廬墓次哭血無節知道
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繞墳
踊哭鳥獸為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詳藝文
徐勇州人事母孝謹母年九十四勇自少至老飲
食起居未嘗稍離鄉黨稱之劉東暘之變勇率衆
守城兩獻俘馘

趙誠州人奉繼母至孝母歿朝夕哭奠終喪不御
酒肉著有易經述古百一稿

陸國相明昭信校尉養二親能先意承志父萬乾

病甚衣不解帶虔禱於藥王後服劑隨愈因力脩藥師殿在郡城聞母喪徒步馳歸喪毀骨立時天旱蝗惟國相種穀數十畝無損人以為孝感所致國相以所穫分貸里中貧者

于翼龍衛學生家棗園堡崇禎中侍母郝氏往張思堡為弟納聘途次乾河墩突遇寇掠生奮不顧身棄所攜幣以餌賊負母疾馳得免官為給致身救母額以旌其門

鄭興基衛學生家花馬池值年荒其父為虜掠去

興基詢知父在板城隻身徒步趨父所板城在北口外道經山西時晉省大旱人相食興基奮不顧難決意長往間聞至殺虎口得達板城父子相見抱持大哭見者俱感動有喇嘛僧憐其孝贈馬二匹銀十兩衣二襲令其歸興基遂奉父旋里
李宗儒花馬池監生雍正二年旱山堡人多逃竄儒曰我家尚有粟三窖願與鄉里共之食盡同竄未晚也由是一方胥濟是年除夕夢一人偉衣冠囑曰明歲鄉試汝必往切勿悞醒而異之及期勉

強入圍果中二十四名舉人

姚進禱惠安堡人居鄉樂善好施予值歲大旱山堡一帶皆赴州領賑惠安僅產鹽非地丁不在賑例百姓聞聲携持老幼越兩日程至州既不得糧又乏歸路費羣情窘甚時進稿商販到州哀其情代請於監牧廳王公願以己房千口作質借官糧三百石散給無賑飢民公允其請語該官還其券並給義氣可風額以旌之又惠安居民千家食水惟城北二井屢為沙壓進禱捐貲脩浚利及桑梓

烈女馬氏許聘營卒羅伏受為妻聞夫陣亾哭五日不食死

烈女蕭氏州民張文彩妻文彩素與同里楊文厚文見蕭氏少艾欲污之氏堅不從以線自縫其衣防閑極謹文懟甚轉以氏行不端譖文彩彩信其言給氏歸寧竟與文共殺氏於墩坡溝後得昭雪
雍正十二年

旌表入祠

李氏州民吳連妻連姊夫徐龍章素強暴慕其色

以言調之守正不從後強犯之氏叫詈遂被殺後
蒙

旌表入祠

郭氏州民陳鳳妻鳳賈遊歿於外郭年二十一忍
死奉姑誓不渝志年八十終

李氏生員王式閭妻年二十七夫亾時翁姑年邁
遺子甫周歲家計蕭條氏晝夜勤苦訓子澤深成
立入泮守節三十三年終

竇氏州民姚欽妻夫亾時遺孤一歲氏年二十四

靈州誌蹟

卷三

二十二

守節四十一年終

韓氏州民許津妻年二十六夫亾遺子開元甫五
月家徒壁立荼苦備嘗事孀姑以孝聞撫子成立
苦節三十四年終

蔡氏馬健明妻年二十六夫亾上奉翁姑下撫幼
孤艱苦備嘗終始如一守節五十一年終

梁氏魏錦妻年二十九歲夫亾守節三十六年終
姚氏監生朱士挺妻年二十五夫亾守節三十八
年遺腹子洙亦勵志讀書早擢士林

王氏何騰遠妻年二十三夫亾守節三十三年
郭氏劉得先妻年二十七夫故遺腹未產矢志不
移守節六十五年壽至九十餘

王氏周榮妻年二十八夫故姑老子幼家計貧窘
氏孝慈兼盡茹苦三十七年終

魏氏文運祥妻年二十七夫亾守節四十九年撫
子振孟成立為國學生

沈氏張仁妻年二十七夫亾守節四十二年

王氏何光國妻年二十五夫故守節四十九年

靈州誌蹟

卷三

二十三

李氏何嗣俊妻年二十二夫故斷髮自矢堅貞不
移苦節四十五年事孀姑以孝聞

常氏施析經妻于歸二年夫故氏年十八勤脩紡
織孝事翁姑撫育孤子教誨成人苦節三十二年
鄉里並稱其德

張氏生員高日棟妻于歸三年夫故氏年二十歲
時二親皆七旬有餘孤子甫周歲家貧甚氏紡織
度日曲盡孝慈苦節四十一年毫無怨色

王氏田盡忠妻年二十一夫故守節三十九年

王氏吳世熹妻守節四十年仰事俯育各盡其道
清標玉立鄉黨稱焉

許氏生員級景妻年二十五夫故苦節四十年
常氏生員馬景良妻于歸一年夫故氏年十七秉
性堅貞備嘗辛苦守節三十二年卒

鍾氏盧復嗣妻年十九夫故家計拮据茹苦終身
守節三十年卒

周氏許昭妻年二十三守節禮法自持閨門嚴整
四十餘年外人罕覩其面鄉里稱之

王氏萬挺妻年二十一夫故守節三十九年

呂氏郭嵐妻年二十歲夫故守節三十九年

烈婦黃氏者吳忠堡農家女也適馮氏夫名廷舉
朴而駮為人傭工氏食貧操作隣居未嘗聞詬詈

聲回民保文元素狡黠與比閭窺氏色悅之心念
其家貧甚謂可以利誘乃貸其夫錢若干陽為索
逋至其家微以言挑之氏揣知其意弗善因以針

黜之餘促還其逋屬其夫後勿與往來文元知無
隙可乘欲以強劫之一日伺其夫外出徑攜餅餌

至氏家出褻狎語氏斥詈之文元復如以恫喝氏
張目大罵曰汝所為乃禽獸之不若吾視汝真豬
狗也且吾不畏死寧怯汝耶言次即取所攜餅還
擲其面文元怒批其頰氏且哭且詈因大呼隣媪
聞聲趨視文元始逡巡去氏恚憤甚其夫婦隣媪
具語之仍勸慰氏氏飲泣無一言夜乘夫熟寢自
經於牖側文元恐以利啖其夫冀息其事氏叔黃
某控於州官往詆其屍氏面色如活掌痕宛然立
拘文元至訊鞫得實寘之法具以狀上聞

嘉慶肆年

詔旌其閭

自書契肇興而藝文斯尚原厥體要盖有二焉曰
經濟曰諷誦諷誦之文主於抒寫性靈敷揚文藻
詞華之工於斯為盛若乃因時度務言堪底績陳
之當時而灼如著蔡傳之奕世而炳若丹青斯誠
著述之宏規立言之不朽矣故余輯靈州誌於藝
文所錄率多名臣 奏章廟堂 碩畫其他銘頌
序記亦取按切事勢關係政化者詳為蒐集庶有
益於經濟至於諷誦之文不過畧存梗概而已後
之覽者亦將有取於是與

請復三郡疏

漢 虞 詡

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
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為上
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
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
河重阨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
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
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

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山河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難設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西河修城表

魏刁雍

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况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脩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奸必至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

靈州誌蹟

卷三

二十六

今求造城儲穀置兵脩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

論邊事疏

宋宋琪

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藩部之事熟於聽聞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戶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略者謂之生戶其俗多有世讐不相來

往遇有戰鬪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而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為患党項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河南地幅員千里從銀夏至清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栢林謂之南山野利蓋羌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駙至延州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盧關四五

百里方入平夏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境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界熟戶使為鄉導其強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栢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陬不得成列攝此鄉導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鋸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

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調
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
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
甲遂為邊人之利臣又聞党頃號為小蕃非是勅
敵若得出山步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
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
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
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鬪以騁兵鋒
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餼糧威

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
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
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翦除無噍類矣仍先
告語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為己有彼為利
誘則人百其勇也靈武路自通遠軍入青岡峽五
百里皆藩部熟戶向來使人商旅經由並在部族
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
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導踏
白當如夏州之法况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蓄

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
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該所謂磨鍊殺馬刼一時之
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

上經制西邊疏

張齊賢

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為繼遷并吞言事者
以臣所慮為太過畧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
臣下皆以繼遷只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常
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刼不已直至降
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脇至賀蘭山下帳族言

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泊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
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屢斷靈州糧路復
撓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為吞噬當靈池清
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畧之命臣思繼遷湏是
得一兩處强大蕃族與之為敵此乃以蠻夷攻蠻
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
其展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為阻撓
及繼遷為潘羅支射殺邊患可謂少息今其子德
明依前攻刼柝逋遊龍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

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政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為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存則德明未足為慮今潘羅支已亡廝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

上靈州事宜疏

張齊賢

靈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為患以來危困彌甚南去鎮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

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為今之計莫若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道途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有所依賴裁候平寧却歸舊貫然後從蕃漢之乘時以為進退則成功不難矣

上備邊疏

張齊賢

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覬覦而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討則不足防患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牟城等軍更得五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之

奔走不暇何能為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多聚甲兵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為六谷王而後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買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渭原鎮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

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川苟有緩急會於此軍并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此軍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清石嶺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而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東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砦故彭陽城西並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

騎令四州各為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不足禦矣故置此城以扼要路即令自靈環慶鄜延石隰麟府葇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震懼皆為吞噬西北邊民將受驅劫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為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己之求也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為言則此軍所費上出四州地里非遙輸送甚易又劉綜方興屯田屯田若興積中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湏得况今繼遷

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為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假人爵賞不可濫及此乃聖人為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之義也

奏疏

李繼和

初繼隆之請城鎮戎軍也朝廷不果於行繼和面奏曰平涼舊地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為中華襟帶城之為便太宗乃許焉後復不守咸平中繼和又

以為言乃命版築以繼和知其軍兼原渭儀都巡檢使城畢加領平州刺史建議募貧民及弓箭手墾田積粟又屢請益兵朝議未許上曰苟緩急部署不為濟師則或至失援矣命繼和兼涇原儀渭鈐轄時繼遷未弭命張齊賢梁顥經畧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軍為涇原儀渭北面杆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逋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已來克張邊備方於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誠能常用

強盛有踰曩日從靈州至原渭儀州界次更取鏃子山以西接環州山內及平夏次并黃河以東以南隴山內外接儀州界及靈州以北河外蕃部約數十萬帳賊來足以鬪敵賊遷未盛不敢深入今則靈州北河外鎮戎軍環州並北徹靈武平夏及山外黃河以東族帳悉為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數殘破奔迸事力十無二三自官軍瀚海失利賊兪猖狂羣蕃震懼絕無鬪志兼以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徑來侵掠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

北一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子米逋西鼠等三千以脅原渭靈環熟戶常時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聖深遠不惑羣議復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咸以安集邊民無復愁苦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失萬倍矣又靈州遠絕居常非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幼疲苦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繼遷西取秦城之羣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何以支吾昨朝廷訪問臣送芻糧道路臣欲息口關至鎮戎城

砦西就胡盧河川運送但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
清遠固亦難保青岡白馬曷足禦捍則環州便為
極邊若賊從蕭關武延石門路入鎮戎縱有五七
千兵亦恐不敵即回鶻西涼路亦絕斷伏見咸平
三年詔書緣邊不得出兵生事蕃夷盖謂賊如猛
獸不拂其心必且不動臣愚慮此賊他日愈熾不
若聽驍將銳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
鬪妖黨纔散則令掩擊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
賊心內離然後大舉及靈州孤壘戍守最苦望比
他州尤加存恤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
憂奸邪之憎毀憂家則思為不廉憂身則思為退
跡思不廉則官局不治思退跡則庶事無心欲其
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賞未厚恩未
深也賞厚則人無內顧之憂恩深則士有效死之
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能成大功大
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為兒童時嘗聞齊州防
禦使李漢超守閔南齊州屬州城錢七八萬貫悉
以給與非次賞資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權場規

免商筭當時有以此事達於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閔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貲產厚則心有繫必死戰則動有成績故畢太祖之世一方為之安靜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徃日畱半奉給其家半奉資其用然後可以責潔廉之節保必勝之功也又戎事內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龔逐為太守尚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漢之內地盜賊國之饑民况靈武絕塞西

鄙疆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專制則無失事機縱有營私冒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術異於他官貧勇智愚無不皆錄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則久居者安心展體竭材盡慮何患靈州之不可守哉

請復兵餉原額疏

巡撫 楊應聘

題為兵餉不敷搜借久空套虜淪盟阨危可虞懇乞聖明亟復原額補發借欠以濟兵食以資戰守事臣猥以謏庸誤蒙我皇上任使授以西河衝邊重寄臣感恩思奮誓欲捐糜此軀以圖報稱故視

事之始即清查本鎮錢糧兵馬數目見得廣裕庫冊報軍餉等項率開借支市本詢及借過各項大都鮮到即還還後復借而借出之數常多還入之數常不足年復一年不足者竟成烏有因面問前任該道僉事龔文選並見任監收同知王廷極俱面稱軍餉缺乏之由盖自壬辰遭變善後添兵題增淮蘆引價銀四萬五千兩原是計口計食經制已定之數乃自萬歷三十七年該部停革以致軍餉坐匱節年那借市本業已積至十三四萬虛懸在

冊今軍餉既無終歲之計而市卒且有瓶罄之耻興言至此皆蹙額攢眉憂形於色彼時諸虜尚爾相安外侮未形臣仍照前撫臣崔景榮原議量討再復二萬常額亦不敢外討補發借欠者祇仰體內帑匱詘時際不偶期以節省自任欲將逃故斟酌勿補漸次縮兵就餉良非得已不虞自閏八月以來突遭套虜吉能火落赤發難延鎮東西號名以圖牽制兩河諸酋咸思蠢動分地謀犯羽檄交馳無處不備亦無處不寡鎮城聽調軍丁止於前

後二司不過五百正遊二營量留貼防近城堡分
又多步卒一經調發壁壘遂空戍守幾於無人岌
岌危殆之勢真同纍卵臣嘆居恒無事每嫌兵多
耗餉及目擊此時更不勝空拳搏虎之恐總計寧
夏一鎮全兵纔三萬三千餘名除各墩堡哨守及
驛遞儀校外實在營陣應敵之兵不過萬餘以兩
河孤懸三面受敵之地而兵力僅僅若此雖增之
不易而汰之實難兵不容汰餉豈容減此不待智
者而決也計閤鎮額餉總少月餘之支尚有閏月

不與且卒鎮未款之前原有京運客兵銀二萬兩
專供防秋客兵支用後因虜款停革一萬兩止發
一萬兩充作市卒節年防秋客兵俱支此銀聊足
相當此係就平時無事言之耳今秋虜氛驟發調
固原等處兵馬防援日久支用錢糧數倍此時兼
值歲歉穀價騰湧塩糧銀易併併交納隨納隨支
猶不接濟每粟一鍾可費往年之二更苦天旱野無
芟草收買載運即至近者不下百餘里外每芻一
束費又不啻往年之三目下客兵雖退而倉塲口

竭主兵之需固未已也况諸虜不過因草枯暫爾
跽伏然業已敗盟歎事便難收拾明歲光景尚不
可知兵端既肇戢守宜備所以備戢守鼓士氣者
全在糧芻食不預足軍馬何所仰給士不宿飽戢
守何以責成即欲及時儲峙而出入懸絕輾轉實
難驕虜變動若彼軍餉匱乏如此所有原停引價
若不控籲議復彼至明歲夏秋馬壯羣醜控弦鳴
鏑而來芻餉不繼騰飽無資士卒既不能枵腹與
狂虜角旦夕之命而前有勁敵後有嚴法一呼庚

癸真可寒心臣縱不敢自爰髮膚誓竭駑鈍然亦
豈有竒謀密術能點賀蘭之石為金煮黃流之水
為粥以飼此不得不用命之卒而保此至危至重
之鎮哉謹會同總督劉敏寬巡按龍遇竒合詞上
請懇乞聖明軫念封疆安危閔繫匪細亟勅該部
覆議合無每年量復二萬常額外將節年停過宿
餉雖不敢望如前請十萬之數亦乞量補五萬稍
抵借過各項虛懸缺額庶幾緩急應手而士卒之
心可安戰守之氣可鼓內憂外侮之盟可消斗懸

孤鎮可保無虞矣謹題

請復兵餉原額疏

總督 黃嘉善

題為糧餉驟減兵難輕銷懇乞聖明俯賜復議事
萬歷三十六年十一月內准戶部咨稱將寧鎮前
議准蘆塩引折價銀四萬五千兩或革虛冒或汰
老弱在於本鎮自行設處勿得以京運為常當以
三十六年為止該臣備將本鎮營伍單弱地方困
苦兵難裁減餉難措處等情移咨本部照舊議發
乃遵行未幾復於三十七年十二月內准奉

為京運匱極設處計窮再申前議臣查照本鎮越
在河外三面受敵東起定邊西接甘固袤延千有
餘里無處不衝視他鎮不啻稱孤懸矣而兵馬錢
穀曾不及他鎮之十一此中外之所知歷查原額
官兵共七萬有奇馬騾一萬有奇及節年消耗半
減於前迨至壬辰之變而營伍殘壞益不可支是
以當事諸臣目擊艱危題增兵馬及新增功陞官
員俸糧加添軍丁月糧馬匹草料計每年共該增
銀七萬一千四百六十五兩六錢八分議入年例

鮮發隨經奉部議覆題奏欽依自二十二年為始即於奉鎮添開淮塩八萬引每引官價五錢蘆塩二萬引每引官價二錢五分計一十萬引該銀四萬五千兩隨同額塩糧料招商輸納以充前餉仍少銀二萬六千四百六十五兩六錢八分先借大倉銀與同年例鮮發候運司徵完添引餘沒銀鮮京照數抵補此塩引議設之原也嗣因前引招商掣支不便改易帶塩折價以至於今雖節經議停而竟未支停者則以奉鎮凋敝之故耳矧當時建

議原在事平特為善後而設非謂今日可增而明日可減目前可急用而將來可不必用也若必如部議停革勢必銷兵而後可邊疆重地誰能去兵此不待智者而決也又勢必常無事而後可然奉鎮豈無事之區乎羣醜之向化未醇銀乏之匪茹正肆兼以瘡痍甫起倉廩甚匱一遇有警猶不勝空拳搏虎之懼而再於軍餉中議裁匱詘中求省臣竊以為非計也且前餉兵糧雖云取給引價而鮮發不時每呼庚癸或暫借商金以濟然眉或折

兌商糧而滋偶語臣受事以來東那西補僅免脫市每慮邊長兵寡議量加增而祇以錢糧難處竟從中止未敢請分毫於經制之外也今議以塩法壅積減停引價以七十萬引帶十萬引之價猶易辦也而以四萬餘餉頓汰四千以外之兵其將能乎雖虛冒老弱難必盡無而屢經查開為數能幾額餉已歷多年一旦復行更革臣竊以為非體也至於設處一節臣非不竭力搽刷第卒鎮彈丸邊地別無郡縣徵輸之積向惟民屯塩糧支吾接濟

在民糧額在西慶等府素疲州縣加以歲事不天常多逋負每年檄催徒煩僅完十之六七是正項且縮又堪分外加之乎則民糧措處之難矣在屯田自大兵之後繼以凶年邊民父子死徙相半又河灘沙壓虛懸糧草數多小民望空色賠已不勝苦方欲勘明題豁為殘黎請旦夕之命而可復筮楚橫征以益重其困耶則屯糧措處之難矣在塩糧近因南中壅滯各商困苦見今台中不前視為陷阱即其乞憐陳情急迫可知則塩糧又難之難

矣即今內帑如洗司農告匱臣敢不仰遵成命痛
加節縮惟是無米而炊巧婦所難不食則饑貧卒
易動展轉籌思計無所出臣之不職何所逃罪然
臣猶有說焉糧餉重務也省嗇美名也假使減之
安妥臣亦曷敢聒瀆第恐一減之後反增多事彼
時即以起釁罪臣臣不敢辭竊恐所費不貲又不
止十倍於此者非臣之所忍言也伏乞皇上軫念
凋殘重地利害攸關勅下戶部再加酌議俯將奉
鎮前項原額淮蘆塩引價銀四萬五千兩照舊議
發如或有防塩務亦即於別項改撥增入年例每
歲全發仍將三十七八兩年原停未發銀九萬兩
如數補發以濟兵馬支用並將河南原兌欠三十
四等年年例銀共八萬四千九百八兩零嚴催解
鎮庶人心可安不致有洶洶虞矣謹題

塩法議

張鍊

夫食塩山澤自然之利天地所以養民也上古無
征近古薄征以佐國用要在先不病民而後利國
為可貴耳關中食塩一出於河東一出於花馬池

一出於靈州一出於西漳靈州西漳去三輔絕遠
專供靈夏洮岷西北兵民之用無容議矣花馬池
塩供延慶平三府寧榆二鎮南與河東塩並行於
三輔間河東塩上下公行謂之官塩花馬池塩私
自貿易謂之私塩民間便於私塩而不便於官塩
者百年於茲矣必欲行河東官塩其弊有四盖行
塩郡縣各有分界所司徒知緡上陳跡河東塩行
三省不可越縮若究其實山西河南未知何如其
在關中自長安以西河東美塩絕跡不至間有至

者皆混澤苦惡中人不以入口唯耕夫孀婦黽勉
食之計其所售無幾也名雖謂行其實未嘗行之
一也往年商人慮惡塩不售告發郡縣使所在輦
運外加椽塩色封印及之及以給民封者自佳輦
者自惡唱戶分塩畏如飲鴆計賬徵價峻於正稅
今雖暫止既為故事恐不能已二也商人賣塩於
販夫隨以小票塩盡票不収毀官塩不至西路則
無票無票則通責店肆負販細人請東路自買采
毀之票繳官公人亦幸免責不問由來互相欺抵

三也買票日久奸人依式私製盜賣僥倖者冒利
敗露者破家雖有防禦迄今未已四也必欲禁花
馬池私鹽其弊有五閔中民貧衣食驅遣賦稅催
切罄家所有走北地販鹽糞獲升斗之利一為公
人所獲身入陷阱家計盡空一也貧人既為囚繫
內無供餽冬月多斃於獄考驛遞囚帳鹽徒居半
死者又居於半民命可恤二也小販懼捕結聚大
夥經山谿要隘偶遇公人勢強則抵敵勢弱則冒
險奔迸投崖落澗人畜死傷塗地三也公人無有

力慣販者交關終歲不捕反為導護惟單弱貧瘠
者捕之或以升斗惡鹽強入路人筐袋執以報公
使無辜受害四也衆役工食悉有定例惟巡捕工
食私幫公費歲增十倍官吏比銷徒御勞悴動經
時月候文曠職旅食空囊或罰或貸俱為無補五
也夫物力不齊物之情也好美惡惡趨利就便民
之情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裒多益寡因俗成務
司國計者之情也以物力言河東舊商帶支坐困
新商起納無幾澆晒徒勞增課未減公私俱稱歎

矣河東一池雖差大供三省則不足花馬二池雖差小供三郡二鎮則有餘自然之勢也以人情言河東塩百方督之使行至以泥沙勒售假票甘罪而終不能行花馬池塩百方禁之使不得行至於比屋破産接踵喪生而終不能禁者民之大欲大惡不可強也以國計言河東歲課一十九萬有竒花馬二池歲課不盈數千河東塩一引三錢有竒二池塩一石六分有竒如是相懸者意河東與天下六運自祖宗朝俱有定額由來久遠二池迫近

塞垣棄取不時故課亦微妙後來因循取足原辦而止耳夫河東塩既不能及遠二池塩卒不能禁民間又不可一日無塩而盜買盜賣終非常理今當直開二池塩禁使西鳳漢中沛然通行計三府所當常食塩河東一十二萬有竒歲課即照河東責三府代辦以其事權統歸河東巡塩御史則達觀無異督禁有程兩地歲徵四鎮年例保無纖爽而閔中可少事矣夫居害者擇其寡興利者取其多倘今不弛二池塩禁則愚民被逋供餽為費贖

罪為費奸人騙詐為費兵民歲增工食為費官吏
比銷為費一切顯隱猥雜不可會計財足抵河東
花馬二池正課出於千瘡百痛徒然費之而下殘
民命上損國體有餘殃也倘今一弛二池之禁則
愚民被逮供餽可省罪贖可省奸人騙詐可省歲
增工食可省官吏比銷可省一切顯隱猥雜不可
會計財足抵河東花馬二池正課出於不識不知
漠然省之而下活民命上全國體又餘福也夫人
情不甚相遠比聞塩法侍御皆一時英碩表表長

者使其聞見悉如閩中人習知利害則亦何憚而
不為良處哉但其受命而來也惟以行官塩禁私
塩為職而反是則駛矣地非素履事未前聞雖聖
人有所不知者何可遽望改易其常耶雖然安國
家利百姓大夫出疆之義也究理從長議政從便
人心不昧因革有時此又閩斯民之幸不幸也

朔方形勝賦

明副使
曹璉

繫夏州之大郡實陝右之名邦當三邊之屏翰闢
千里之封疆廓岡阜而為垣濬川澤而為湟角龜

鼉而為道卧蟠螭而為梁帶河渠之重沮奠屯戍
之基張墾良田之萬頃撐喬木之千章塩池滉漭
瀆其隈菊井馥郁馨其傍桑梓相接棟宇相望若
率土而論其邊陲則非列郡之所擬方也今焉載
瞻其四維也漢隴蟠其西晉洛梗其東北跨沙漠
之險南吞巴蜀之雄山奔突而若馳水旋繞如環
雍鄜遐郊其坦夷聳孤城之崇隆內則廠街衢兮
輻輳紛輿馬兮交通外則經溝塍兮刻鏤昫原隰
兮腴豐任土作貢而域雍兮星分井鬼罷侯置守

而隸靈兮民雜漢戎出河朔山川之外臨藩落境
界之中青窺華嶽之隱隱翠挹岷峨之重重遙躋
西領之屹屹近俯東湖之溶溶營興廣武坊旌効
忠壩濱積石閔邇臨潼橋橫通濟兮接賓之舖連
棟園開麗景兮望春之樓凌空澹清潭兮天光雲
影翠秀色兮綠水芙蓉赫連春曉兮日烘桃李靈
武秋高兮風墜梧桐斜陽夕照荒垆兮落花啼鳥
飛瀑暗懸峭壁兮玉澗垂虹轆轤咿軋兮影落蘆
溝之夜月漁歌歎乃兮響窮古渡之秋風於是高

臺日上長塔烟浮晴虹之影乍弄蒲牢之聲初收
大河之水未波蠡山之雲不流藹華實之蔽野漫
黍稷之盈疇石閔雪積兮銀鋪曲徑漢渠春漲兮
練拖平邱騏驎如雲兮花馬之池鱒鯽盈肆兮應
理之州平羅城兮執訊獲醜鳴沙洲兮落雁浮鷗
城傾黑水兮頹雉殘堞津問黃沙兮短櫂輕舟神
槎湮兮猶存博望之跡石峽鑿兮尚傳大禹之遊
高塚巍峩兮元昊之魂已冷古剝煨燼兮文殊之
像常留表賀猷俘而忠貫日月兮唐將之精靈耿

耿書抗偽號而重邱山兮宋賢之遺韻悠悠此名
天下播海陬而為西夏之勝概可與江南而匹儔
者然猶未也若乃考其四時也春則杏塢桃溪霞
鮮霧靄秋則鶴汀鳧渚月朗風微夏則蓮濯碧沼
之金波嬌如太液池邊之姬媵冬則柏傲賀蘭之
暗雪癯若首陽山下之夷齊與夫觀鷹鷂之雄度
則凜凜乎周家之尚父也睹芝蘭之葱蒨則奕奕
乎謝庭之子姪也對松竹之森立則挺挺乎汲黯
之剛直也翫鷗鷺之瑩潔則皎皎乎楊震之清白

也以至芳林鶯語柳榭蟬聲又有若回琴點瑟之
立夫孔楹也此皆玩耳目娛心志而為西夏之美
觀不減江南之佳致者是使騷人墨客碩士英賢
尋幽覽勝游樂流連於以羅珍饌列綺筵飛羽觴
奏管絃品題詞藻繡句錦篇觥籌交錯屢舞僊僊
撫軋坤之塊北掃亭障之烽煙詢古今於故老稽
成敗於遺編方其王命南仲徃城於方此何時乎
迨漢郭璜繕城置驛浚渠溉田省費萬計盖一盛
也整居焦濩侵鎬及方此何時乎迨唐李聽與仆

舉廢復田省餉人賴其利又一盛也嗟夫時有盛
衰治有隆替天道循環斯亦何泥方今聖主起運
應符丕建人極重熙皇圖混車書於六合覃恩威
於九區登斯民於懷葛躋斯世於唐虞矧茲夏州
超軼往古詩禮彬彬衣冠楚楚建學立師修文偃
武尚陶匏貴簪組祛異端禦狎侮抑工商之浮華
敦士農之寒苦沙漠塵空閭閻安堵白叟黃童謳
歌鼓舞熊罷舊勇於陣行麋鹿潛行於巢所弓矢
藏於服韞千戈戢於庫府而况蔭土封者惟德惟

義遠超樂善之東乎握將柄者有嚴有翼端繼為
憲之吉甫予也一介之書生敢擬韓范之叅伍聊
泚筆而紀行議者幸勿誚其狂魯

靈武受命宮頌

唐楊炎

臣聞享天隆命惟德也戡難奉時惟聖也必有非
常之運是興撥亂之功君以蒼生為憂不以濡足
為患此陶唐所以捨而不畏舜禹所以受而不疑
靈武宮皇帝龍躍之所日者奸臣竊命四海蕩波
我聖皇天帝採命歷之數啟龍圖作受命之書付

於我皇帝皇帝方遊崆峒以求至道於是羣公卿
士負玉旅金璽望氣芒碭之野三進於閭闔之中
曰臣聞在昔蚩尤連禍大盜中國神農民兵莫能
勝天降元女敕軒轅氏大定其災厥後堯有九州
之害而命禹禹以四海之功而受舜陛下主鬯大
位十有九年元德上達景福有歸六聖睹命歷之
期兆人有臨難之請陛下畏災運而不寧棄黎元
而不顧以至仁為薄以大寶為輕臣等若不克所
請與億兆之衆將披髮拊膺號於天而訴於帝矣

皇帝唯然改容曰豈人心與丁邠廣平王俶大尉
光弼司徒子儀尚書左僕射冕兵部尚書輔國與
北軍將士西土耆老萬五千人排闥以訴帝曰今
豺狼穴居宮闕陛下兆庶為餌宗廟為墟若臣等
誠懇未通是高祖不歆於太廟且陛下涉渭則洪
流涸廻鑾則慶雲見布澤而川池廣勤道而嘉禾
生靈祇髣髴元貺幽感臣聞符命待聖而作天運
否終而會葳蕤肸鬻會也睿武英明聖也臣等敢
昧死上聞帝乃灑齋宮啟金匱嗚咽拜受詔有司

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元年尊聖父為文武大皇
帝是日烟雲變作土庶踴躍黃龍見於東野紫氣
滿於天門翌日也數百里衣裳會兼旬也數千里
朝貢會踰月也天下兵車會浹時也四方重譯會
以一旅成百萬之師率六軍平社稷之難禮郊祀
戴聖皇與人合誠心以氣消口厲動罔不吉歆無
不報是以白鹿擾於王廷靈芝產於延英化動而
成功淵默而頌聲言禪代者陋蒼梧易姓之名語
嗣守者羞唐堯積善之辱述戡亂者嘆四紀而復

夏美中興者嗤三六而滅新於戲神祇之所歸往
品物之所法象鼓飛龍於尺水仗大義而東向矢
謨發號實在此都願篆石宮廷以垂萬古俾過山
澤知風雨之奧窮造化識天地之爐臣炎稽首敢獻
頌曰赫赫河圖啟天之祐雲從億萬皇居九五惟
昔陶唐克傳舜禹濩也武也夫何足數彼妖者勃
惟暴惟貪天實即命人將不堪皇曰內禪於再於
三盡武之善去湯之慙兵車百萬洶洶雷震橫會
九州為行為陣恃力者踣從命者順孝以奉天神
而撫運至德唐堯崇功大禹皤皤兆叟垂白而睹
沛邑空歌周原已古徘徊頌聲永介茲土

三受降城碑銘

唐石温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活黔首周文王
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
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厥成然則持璣璿而
弛張萬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
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
三受降城者唐皇之勝勢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

城右扼洮臨左馳竭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而漢
之後類為荒邱退居河澣歷代莫進矯亡秦之弊
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啟
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居
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突
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
邊甯懼河水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於中興國無
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隣搆怨掃境西伐漢
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
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之南牧
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
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為中城東西相
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關斥堠迭望幾二千所
捐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於
海西窮於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驚塵
飛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
閑韓公猶以為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竿
鞠虎旅看旄頭明滅興太白進退小則責費琛受

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西
塞萬里之野大畧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
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
武柔者敗律城隳險固寇得凌軼或馳馬飲河而
去或控弦劇壘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
今天子覃敷文德茂育羣生戢兵和親戎狄右袵
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
言其可弛柝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伸述舊職
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畧使其來不敢仰視

去不敢反顧永讐猛氣無生禍心聳威馴息禽息
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
光烈不昧銘曰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
以全策亘漠橫塞揭茲雄壁如三闔龍躍出大澤
並分襟帶各閉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
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時維韓侯方運
神妙觀釁則動乃誅乃吊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
乎未贊不策清廟我聖耀德罷扃北門優而柔之
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于襄于夷永裕後

昆

靈州不可棄議

補遺此應在兵餉原額上

劉綜

咸平初靈州孤危獻言者或請棄之綜上言曰國家財力雄富士卒精銳而未能除剪凶孽者誠以賞罰未行而所任非其材故也今或輕從羣議欲棄靈州是中賊之奸計矣且靈州民淳土沃為西陲巨屏所宜固守以為扞禦然後於浦洛河遠軍城屯兵積糧為之應援此暫勞永逸之勢也况鎮戎軍與靈州相接今若棄之則原渭等州益湏設備其勞費十倍而多則利害之理昭然可驗矣